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四八：研究破法

由長歌

洪道長道：「實際上，可以話係信息或者電波次聲波之類，普通人當然感覺不到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道長，既然係咁，可以知法破法否？」

洪道長曰：「有咁易，個八卦陣好複雜，佈陣之人道力非常高，奇矣，當今之世，有邊個咁高道力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聽聞密宗好巴閉。」

洪道長呵呵笑，曰：「密宗？當然有佢巴閉之處，不過密宗大部份內容，係道家功夫，換過一種形式而已。」

阿占曰：「道長，照你睇塲個局，會不會係道家混合密宗呢？」

洪道長曰：「好難講，我對密宗，了解不會太多，不過密宗能做得到的怪事，道家一樣做得到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認爲有有法子研究得清楚？起碼你知係八卦陣。」

洪道長曰：「照我估計，破佢陣法要過三關，第一要破麒麟個口，麒麟個口不難破，可以在賭塲後面，即是後門喇，用一塊作過法的鏡照住佢，咁就可以破佢；第二步，要破八卦陣，這一步難一些；第三步，我未睇得清楚。」

阿占曰：「道長，照你睇，係用一塊鏡破麒麟陣，有有贏錢機會呢？」

洪道長曰：「阿占，如果咁易可以贏錢，好多術數佬會發達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然，道長講得啱，講到用塊鏡去照麒麟籠柚，打死多過病死，賭塲保鏢巡來巡去，畀佢班友見到，唔得掂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道長，你有有法子研究到破法之道呢？」

洪道長笑曰：「萬法萬破，畀時間去研究，當然有可能。」

師姐容大喜，曰：「道長你知我地宗旨喇，一向賺必義之財，救濟孤兒院養老院，如有方法，就能贏錢喇。」

蜂語　嵐言

要成功

兩局三議員應邀訪北京。不要說已達目的「地」。

小巫見大巫

六匪在東廊巴士刦搭客。他們還要認運輸司做「一哥」。

上羊毛出在羊身上

旺角一大廈再次拆色情招牌。

可惜羊牯却趕不絕。

心開了

火星浮虜

竭子口号搜空船故事——文·駱沙——畫·寡格

（一四二）魯魯說道：「皮皮，除非你使司馬登船長釋放我們的人，供給運輸船的能源，還有你也和我們一同返回火星，否則我們每人身上都有自殺爆炸器！」皮皮拒絕道：「我會回火星，但不是和你們同去！」魯魯便關閉艙門，對船內同黨道：「我們沒有這樣的了！」

（一四三）洪師傅對皮皮道：「王子，你還是騙騙他們，假作答應，找機會繳他們的自殺爆炸器，救他們一命！」皮皮道：「我去試一試！」司馬登船長却反對，但皮皮已向運輸船大聲道：「我答應你們的條件，我現在先進你們的船內，然後船長會供給能源！」

（一四四）運輸船的門打開，皮皮走了進去。司馬登對洪師傅吐憂地道：「這太冒險了！」洪師傅道：「我知道皮皮有辦法的，我們等着吧！」突然，只見魯魯從運輸船內最先被拋了出來，跟着是一個個火星叛徒，都被拋了出來，全都摔倒甲板上，被突擊隊拘捕！

一七：想得開的人

姊夫和姊姊是關心我的。夫婦倆並不因爲我直言，把他們說成被困籠中的鳥兒，而生我氣。陰沉着臉對我。相反，兩口子都承認事實，他們年輕時在學校，乃至跨出校門，仍理想多多，彩虹橫貫。可是一接觸到現實，有了家（枷）累，便什麼樣的彩虹也消失。他們認爲雖然是籠中鳥，但並不麻木不仁。至少，他們是有奮鬥的目標——兩個兒子！又是一雙把理想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夫婦！人生世上，有多少人自己達不到理想，而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呢？等到下一代達不到理想，他和她們將又寄希望於下下一代嗎？……

姊夫被困在老舊籠子裡，我們承認，但是風雨無侵，日子過得安定。你呢？難保將會誤入一個溫柔、別緻的籠子，成爲一隻百分之一百被觀賞把玩的唱鳥！」

「又不是三歲小孩，姊姊，我搬進的意志甚堅！其實，你曉得我找到房子遷居，姊姊一個人不能說服把野性未馴的弟弟留在古老的籠子裡，她找弟弟商量，和我一起走去菜館吃晚飯，勸我三思，她說：「你連那單身女主人也沒見過，就衝動搬遷，好呀！你說我和做姊姊的見到如此情況，把我留下來，眼見許多難堪的畫面，你也不好受！」我朗聲說。

「你就捨得放棄那段用幾年時光建立起來的感情嗎？」姊夫說。

「剪新聞片時，常見現代化美國用爆破法，在數分鐘內把一幢高聳入雲的大廈毀掉夷平，我就看化看淡一切。即使男女間的愛情，也會讓現代的金錢物質名氣炸彈轟隆一聲在數分鐘毀掉夷平！」

「有我帮你一臂之力呀！」

「要崩塌、毀壞的愛情，別人的臂膀不能帮忙挽回！」我決絕地說。不錯，對都市愛情，我是個悲觀論者。不，是個看得透澈，想得開的人。

籠裏籠外

一二二：她開始懷疑

小路越來越窄，而且，兩邊都是樹木和田野。後來，前面更被一個小土堆擋住了。

這時，馬魂才把車子停下。

汽車的馬達和車頭燈都關掉了，四週一片漆黑，一片死寂，只有「唧唧」的虫聲。

少女望出車窗外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

「你不是說要下車嗎？爲什麼不下去？」馬魂望着她。

黑暗中，少女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是，她相信他是在冷笑。

「心急什麼呀！這裡這麼安靜，咱們聊聊天不好嗎？」馬魂乾笑一聲。

少女不知道對方到底想怎麼樣——他眞的是差人嗎？

她開始懷疑了。

心魔

原浩陳

二二八：想去天津探望

在火車上交談甚歡，兩人仿似一見如故，就這樣，一天一夜的行程，他們一起回到南京。

回到家裡，大兒子早在門口等媽媽了。

「爸爸的情況怎樣？我可担心死了！」

「已跟了一條腿了，怪可憐的。據醫生說，起碼要呆在醫院半個月咱。唉，你爸爸不知交了個什麼倒霉運呢！」她馬上答。

「幹嘛你這麼快就回來呢？不好好陪陪爸爸，他確是怪可憐的。」他像在責備母親，「他獨個兒能照顧自己嗎？」

「在醫院有護士照顧，是不成問題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母親解釋道，「我留在天津，也沒啥用，而且，是他叫我回來的。這個家，我也不能丟下不管嘛，對不對？」

「那麼，我想到天津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你看行嗎？」他提出要求。

「不是不行，問題是沒有這個必要，你爸爸好了就回來的，是不是？」她平靜地答。

絲連·懷疑

一七：幸運數字

洪大寶說道：「露西，你說我近來常造的怪夢奇不奇呢！譬如夢見一二三。我想：這是仍舊有什麼暗示，什麼預言，因此它才會繼續在我的夢中出現。」

張露西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照你所說，所有與一二三有關的數目字的事，都是好的。這是一個幸運的數目呢！大寶，這在我，也是幸運的數目，而遇幸運的，就是我能和你重逢。」

洪大寶在張露西的酒店房間，一直逗留到午夜才離去。

他約張露西明天見面，張露西白天要去拜訪親友，兩人便約好一同晚飯。

洪大寶返回他的公寓房間，這又是什麼預言了吧？

但表嫂何太却認爲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。

何太道：

「我相信，又是你的未來所發生的某一些事，而與一二三有關的了！昨天晚上，我打過許多次電話找你，都沒有接聽，你是不是很晚才返回公寓去呢？」

洪大寶便把和張露西相遇的一切，告訴何太，何太驚訝萬分說道：

「眞的是奇事，會有這麼多的事情，與這一二三數目字有關！」

洪大寶說道：「露西，這裡是夢見一二三。我想：這是仍舊有什麼暗示，什麼預言，因此它才會繼續在我的夢中出現。」

張露西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照你所說，所有與一二三有關的數目字的事，都是好的。這是一個幸運的數目呢！大寶，這在我，也是幸運的數目，而遇幸運的，就是我能和你重逢。」

洪大寶在張露西的酒店房間，一直逗留到午夜才離去。

他約張露西明天見面，張露西白天要去拜訪親友，兩人便約好一同晚飯。

洪大寶返回他的公寓房間，這又是什麼預言了吧？

但表嫂何太却認爲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。

何太道：

「我相信，又是你的未來所發生的某一些事，而與一二三有關的了！昨天晚上，我打過許多次電話找你，都沒有接聽，你是不是很晚才返回公寓去呢？」

洪大寶便把和張露西相遇的一切，告訴何太，何太驚訝萬分說道：

「眞的是奇事，會有這麼多的事情，與這一二三數目字有關！」

鬼怪奮鬥夢

孤天鳳

六：怒海餘生

徐天樂塞了兩錠銀子給他。

「剛剛到，大龍我要回島，你立即替我買些食物，準備一切，明早咱們便出海！」

「那用得這許多銀子？」

「多的便買些日用品及食米吧！」

包大龍道：「不用，上月底我才送了一船的食物去，啊，對啦，最近海面上……」

徐天樂笑道：「剛才你爹提過不用怕！銀子有剩便給老伯買些補品吃吧，一切拜託了，咱們明早再來！」

×　×

船兒在晨曦中出發，春天風和日麗，徐天樂道：「這種天氣出海，最無風險！」

光照斗與杞紫薇起初有點頭薇與徐天樂有說有笑，冷落了光照斗，反而徐天樂有點過意不去，時找機會跟光照斗搭訕。

光照斗冷冷地道：「也許他們才同床的！」呂壽田同她玩笑，她滿意到十分，連連說：「可惜父母、妹妹沒一個來到！看見了，一定吃驚不小。」壽田安慰道：「不久接你母親他們來香港觀光。」消完夜雙雙入浴，天已十二時半近一點了。

之後，兩人解衣就寢，呂壽田抱她上床，兩個正式「圓房」。她嘆了口氣說：

「氣氛果然不同，因爲有這對紅燭！」

四八：洞房消夜紅燭高燒

園綠　女友　雲女

主持「賬房」的劉夫人很快結了酒席賬，和賞封、小賬，除獲得三十席的斟茶利市紅包，共三百零元，據劉夫人說：「規矩是大衿佔三成，東家佔七成拿去作小賬雜用的開支。」呂壽田只問夠不夠酒席金，劉太道：「連打賞共餘下三十五元，所以大衿我付她一百二十元，現在女傭月薪是三十。」

壽田臨行說：「大嫂，多餘的給你的三個孩子都未帶來吃酒，他三個孩子都未帶來吃酒，爲的是怕佔了位，劉家人口多艱難，壽田因三個小孩未來，心中老大不忍。沒有關新房節目，因爲壽田新居，到這一天也還只隔壁住進帶個小孩的青年夫婦來，新厦打掃工作未完，出入不便，拒絕了任何人來新房，老友歐子和是個地主的庶務，他一個人途這對新人回到新居，帮同提了兩隻大包。新娘交與兩封利市，交他帶同給兩個小朋友，凡此都是壽田操心。

「現在是眞正的洞房了！」壽田取出一對紅燭點着，解說給芝子聽。她在打開歐子和提上來的一隻大紙盒衣箱，和雜物，另一大大的紅布包袱中，却是豪華樓的紙盒四隻。「快來，怎麼這麼多吃的？」壽田看時，乃是一盒豉油切鷄，一盒醬汁肘子，另兩盒是席上見過的喜餅。他明白歐子和要送回的意思了：「他怕我們忙，照例你我不會吃飽的……。」

「當眞，作新娘是不便吃東西的，我餓極了！」說罷大笑，呂壽田道：「我去弄熱這些菜，你看見，我只吃了那小碗翅。你換衣，天冷不必就入浴，我們好好消個夜，開家裡的酒。」他拿了這些盒子入廚，二十分鐘後，兩個便服對坐這長長的廳中，演了「雙星花燭宴」。高野芝子嘘了口氣道：

「這婚宴怎會用一層樓，三十席？中國樣樣規模大，嚇人！」呂壽田舉杯笑道：「以後你會見到五十席、二百席的場面，除了早年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廣州，現在仍是廣東人在香港講究，第二才數到江浙上海人。」

「以前新娘新郎到今晚才同床的！」呂壽田同她玩笑，她滿意到十分，連連說：「可惜父母、妹妹沒一個來到！看見了，一定吃驚不小。」壽田安慰道：「不久接你母親他們來香港觀光。」消完夜雙雙入浴，天已十二時半近一點了。

之後，兩人解衣就寢，呂壽田抱她上床，兩個正式「圓房」。她嘆了口氣說：

「氣氛果然不同，因爲有這對紅燭！」

心魔

原浩陳

二二八：想去天津探望

在火車上交談甚歡，兩人仿似一見如故，就這樣，一天一夜的行程，他們一起回到南京。

回到家裡，大兒子早在門口等媽媽了。

「爸爸的情況怎樣？我可担心死了！」

「已跟了一條腿了，怪可憐的。據醫生說，起碼要呆在醫院半個月咱。唉，你爸爸不知交了個什麼倒霉運呢！」她馬上答。

「幹嘛你這麼快就回來呢？不好好陪陪爸爸，他確是怪可憐的。」他像在責備母親，「他獨個兒能照顧自己嗎？」

「在醫院有護士照顧，是不成問題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母親解釋道，「我留在天津，也沒啥用，而且，是他叫我回來的。這個家，我也不能丟下不管嘛，對不對？」

「那麼，我想到天津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你看行嗎？」他提出要求。

「不是不行，問題是沒有這個必要，你爸爸好了就回來的，是不是？」她平靜地答。

絲連·懷疑

六：怒海餘生

徐天樂塞了兩錠銀子給他。

「剛剛到，大龍我要回島，你立即替我買些食物，準備一切，明早咱們便出海！」

「那用得這許多銀子？」

「多的便買些日用品及食米吧！」

包大龍道：「不用，上月底我才送了一船的食物去，啊，對啦，最近海面上……」

徐天樂笑道：「剛才你爹提過不用怕！銀子有剩便給老伯買些補品吃吧，一切拜託了，咱們明早再來！」

×　×

船兒在晨曦中出發，春天風和日麗，徐天樂道：「這種天氣出海，最無風險！」

光照斗與杞紫薇起初有點頭薇與徐天樂有說有笑，冷落了光照斗，反而徐天樂有點過意不去，時找機會跟光照斗搭訕。

光照斗冷冷地道：「也許他們才同床的！」呂壽田同她玩笑，她滿意到十分，連連說：「可惜父母、妹妹沒一個來到！看見了，一定吃驚不小。」壽田安慰道：「不久接你母親他們來香港觀光。」消完夜雙雙入浴，天已十二時半近一點了。

之後，兩人解衣就寢，呂壽田抱她上床，兩個正式「圓房」。她嘆了口氣說：

「氣氛果然不同，因爲有這對紅燭！」

一二二：她開始懷疑

小路越來越窄，而且，兩邊都是樹木和田野。後來，前面更被一個小土堆擋住了。

這時，馬魂才把車子停下。

汽車的馬達和車頭燈都關掉了，四週一片漆黑，一片死寂，只有「唧唧」的虫聲。

少女望出車窗外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

「你不是說要下車嗎？爲什麼不下去？」馬魂望着她。

黑暗中，少女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是，她相信他是在冷笑。

「心急什麼呀！這裡這麼安靜，咱們聊聊天不好嗎？」馬魂乾笑一聲。

少女不知道對方到底想怎麼樣——他眞的是差人嗎？

她開始懷疑了。

心魔

原浩陳

二二八：想去天津探望

在火車上交談甚歡，兩人仿似一見如故，就這樣，一天一夜的行程，他們一起回到南京。

回到家裡，大兒子早在門口等媽媽了。

「爸爸的情況怎樣？我可担心死了！」

「已跟了一條腿了，怪可憐的。據醫生說，起碼要呆在醫院半個月咱。唉，你爸爸不知交了個什麼倒霉運呢！」她馬上答。

「幹嘛你這麼快就回來呢？不好好陪陪爸爸，他確是怪可憐的。」他像在責備母親，「他獨個兒能照顧自己嗎？」

「在醫院有護士照顧，是不成問題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母親解釋道，「我留在天津，也沒啥用，而且，是他叫我回來的。這個家，我也不能丟下不管嘛，對不對？」

「那麼，我想到天津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你看行嗎？」他提出要求。

「不是不行，問題是沒有這個必要，你爸爸好了就回來的，是不是？」她平靜地答。

絲連·懷疑

六：怒海餘生

徐天樂塞了兩錠銀子給他。

「剛剛到，大龍我要回島，你立即替我買些食物，準備一切，明早咱們便出海！」

「那用得這許多銀子？」

「多的便買些日用品及食米吧！」

包大龍道：「不用，上月底我才送了一船的食物去，啊，對啦，最近海面上……」

徐天樂笑道：「剛才你爹提過不用怕！銀子有剩便給老伯買些補品吃吧，一切拜託了，咱們明早再來！」

×　×

船兒在晨曦中出發，春天風和日麗，徐天樂道：「這種天氣出海，最無風險！」

光照斗與杞紫薇起初有點頭薇與徐天樂有說有笑，冷落了光照斗，反而徐天樂有點過意不去，時找機會跟光照斗搭訕。

光照斗冷冷地道：「也許他們才同床的！」呂壽田同她玩笑，她滿意到十分，連連說：「可惜父母、妹妹沒一個來到！看見了，一定吃驚不小。」壽田安慰道：「不久接你母親他們來香港觀光。」消完夜雙雙入浴，天已十二時半近一點了。

之後，兩人解衣就寢，呂壽田抱她上床，兩個正式「圓房」。她嘆了口氣說：

「氣氛果然不同，因爲有這對紅燭！」

一七：想得開的人

姊夫和姊姊是關心我的。夫婦倆並不因爲我直言，把他們說成被困籠中的鳥兒，而生我氣。陰沉着臉對我。相反，兩口子都承認事實，他們年輕時在學校，乃至跨出校門，仍理想多多，彩虹橫貫。可是一接觸到現實，有了家（枷）累，便什麼樣的彩虹也消失。他們認爲雖然是籠中鳥，但並不麻木不仁。至少，他們是有奮鬥的目標——兩個兒子！又是一雙把理想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夫婦！人生世上，有多少人自己達不到理想，而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呢？等到下一代達不到理想，他和她們將又寄希望於下下一代嗎？……

姊夫被困在老舊籠子裡，我們承認，但是風雨無侵，日子過得安定。你呢？難保將會誤入一個溫柔、別緻的籠子，成爲一隻百分之一百被觀賞把玩的唱鳥！」

「又不是三歲小孩，姊姊，我搬進的意志甚堅！其實，你曉得我找到房子遷居，姊姊一個人不能說服把野性未馴的弟弟留在古老的籠子裡，她找弟弟商量，和我一起走去菜館吃晚飯，勸我三思，她說：「你連那單身女主人也沒見過，就衝動搬遷，好呀！你說我和做姊姊的見到如此情況，把我留下來，眼見許多難堪的畫面，你也不好受！」我朗聲說。

「你就捨得放棄那段用幾年時光建立起來的感情嗎？」姊夫說。

「剪新聞片時，常見現代化美國用爆破法，在數分鐘內把一幢高聳入雲的大廈毀掉夷平，我就看化看淡一切。即使男女間的愛情，也會讓現代的金錢物質名氣炸彈轟隆一聲在數分鐘毀掉夷平！」

「有我帮你一臂之力呀！」

「要崩塌、毀壞的愛情，別人的臂膀不能帮忙挽回！」我決絕地說。不錯，對都市愛情，我是個悲觀論者。不，是個看得透澈，想得開的人。

籠裏籠外

一二二：她開始懷疑

小路越來越窄，而且，兩邊都是樹木和田野。後來，前面更被一個小土堆擋住了。

這時，馬魂才把車子停下。

汽車的馬達和車頭燈都關掉了，四週一片漆黑，一片死寂，只有「唧唧」的虫聲。

少女望出車窗外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

「你不是說要下車嗎？爲什麼不下去？」馬魂望着她。

黑暗中，少女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是，她相信他是在冷笑。

「心急什麼呀！這裡這麼安靜，咱們聊聊天不好嗎？」馬魂乾笑一聲。

少女不知道對方到底想怎麼樣——他眞的是差人嗎？

她開始懷疑了。

心魔

原浩陳

二二八：想去天津探望

在火車上交談甚歡，兩人仿似一見如故，就這樣，一天一夜的行程，他們一起回到南京。

回到家裡，大兒子早在門口等媽媽了。

「爸爸的情況怎樣？我可担心死了！」

「已跟了一條腿了，怪可憐的。據醫生說，起碼要呆在醫院半個月咱。唉，你爸爸不知交了個什麼倒霉運呢！」她馬上答。

「幹嘛你這麼快就回來呢？不好好陪陪爸爸，他確是怪可憐的。」他像在責備母親，「他獨個兒能照顧自己嗎？」

「在醫院有護士照顧，是不成問題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母親解釋道，「我留在天津，也沒啥用，而且，是他叫我回來的。這個家，我也不能丟下不管嘛，對不對？」

「那麼，我想到天津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你看行嗎？」他提出要求。

「不是不行，問題是沒有這個必要，你爸爸好了就回來的，是不是？」她平靜地答。

絲連·懷疑

一七：想得開的人

姊夫和姊姊是關心我的。夫婦倆並不因爲我直言，把他們說成被困籠中的鳥兒，而生我氣。陰沉着臉對我。相反，兩口子都承認事實，他們年輕時在學校，乃至跨出校門，仍理想多多，彩虹橫貫。可是一接觸到現實，有了家（枷）累，便什麼樣的彩虹也消失。他們認爲雖然是籠中鳥，但並不麻木不仁。至少，他們是有奮鬥的目標——兩個兒子！又是一雙把理想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夫婦！人生世上，有多少人自己達不到理想，而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的呢？等到下一代達不到理想，他和她們將又寄希望於下下一代嗎？……

姊夫被困在老舊籠子裡，我們承認，但是風雨無侵，日子過得安定。你呢？難保將會誤入一個溫柔、別緻的籠子，成爲一隻百分之一百被觀賞把玩的唱鳥！」

「又不是三歲小孩，姊姊，我搬進的意志甚堅！其實，你曉得我找到房子遷居，姊姊一個人不能說服把野性未馴的弟弟留在古老的籠子裡，她找弟弟商量，和我一起走去菜館吃晚飯，勸我三思，她說：「你連那單身女主人也沒見過，就衝動搬遷，好呀！你說我和做姊姊的見到如此情況，把我留下來，眼見許多難堪的畫面，你也不好受！」我朗聲說。

「你就捨得放棄那段用幾年時光建立起來的感情嗎？」姊夫說。

「剪新聞片時，常見現代化美國用爆破法，在數分鐘內把一幢高聳入雲的大廈毀掉夷平，我就看化看淡一切。即使男女間的愛情，也會讓現代的金錢物質名氣炸彈轟隆一聲在數分鐘毀掉夷平！」

「有我帮你一臂之力呀！」

「要崩塌、毀壞的愛情，別人的臂膀不能帮忙挽回！」我決絕地說。不錯，對都市愛情，我是個悲觀論者。不，是個看得透澈，想得開的人。

籠裏籠外

一七：幸運數字

洪大寶說道：「露西，這裡是夢見一二三。我想：這是仍舊有什麼暗示，什麼預言，因此它才會繼續在我的夢中出現。」

張露西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照你所說，所有與一二三有關的數目字的事，都是好的。這是一個幸運的數目呢！大寶，這在我，也是幸運的數目，而遇幸運的，就是我能和你重逢。」

洪大寶在張露西的酒店房間，一直逗留到午夜才離去。

他約張露西明天見面，張露西白天要去拜訪親友，兩人便約好一同晚飯。

洪大寶返回他的公寓房間，這又是什麼預言了吧？

但表嫂何太却認爲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。

何太道：

「我相信，又是你的未來所發生的某一些事，而與一二三有關的了！昨天晚上，我打過許多次電話找你，都沒有接聽，你是不是很晚才返回公寓去呢？」

洪大寶便把和張露西相遇的一切，告訴何太，何太驚訝萬分說道：

「眞的是奇事，會有這麼多的事情，與這一二三數目字有關！」

鬼怪奮鬥夢

孤天鳳

六：怒海餘生

徐天樂塞了兩錠銀子給他。

「剛剛到，大龍我要回島，你立即替我買些食物，準備一切，明早咱們便出海！」

「那用得這許多銀子？」

「多的便買些日用品及食米吧！」

包大龍道：「不用，上月底我才送了一船的食物去，啊，對啦，最近海面上……」

徐天樂笑道：「剛才你爹提過不用怕！銀子有剩便給老伯買些補品吃吧，一切拜託了，咱們明早再來！」

×　×

船兒在晨曦中出發，春天風和日麗，徐天樂道：「這種天氣出海，最無風險！」

光照斗與杞紫薇起初有點頭薇與徐天樂有說有笑，冷落了光照斗，反而徐天樂有點過意不去，時找機會跟光照斗搭訕。

光照斗冷冷地道：「也許他們才同床的！」呂壽田同她玩笑，她滿意到十分，連連說：「可惜父母、妹妹沒一個來到！看見了，一定吃驚不小。」壽田安慰道：「不久接你母親他們來香港觀光。」消完夜雙雙入浴，天已十二時半近一點了。

之後，兩人解衣就寢，呂壽田抱她上床，兩個正式「圓房」。她嘆了口氣說：

「氣氛果然不同，因爲有這對紅燭！」

一七：幸運數字

洪大寶說道：「露西，這裡是夢見一二三。我想：這是仍舊有什麼暗示，什麼預言，因此它才會繼續在我的夢中出現。」

張露西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照你所說，所有與一二三有關的數目字的事，都是好的。這是一個幸運的數目呢！大寶，這在我，也是幸運的數目，而遇幸運的，就是我能和你重逢。」

洪大寶在張露西的酒店房間，一直逗留到午夜才離去。

他約張露西明天見面，張露西白天要去拜訪親友，兩人便約好一同晚飯。

洪大寶返回他的公寓房間，這又是什麼預言了吧？

但表嫂何太却認爲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。

何太道：

「我相信，又是你的未來所發生的某一些事，而與一二三有關的了！昨天晚上，我打過許多次電話找你，都沒有接聽，你是不是很晚才返回公寓去呢？」

洪大寶便把和張露西相遇的一切，告訴何太，何太驚訝萬分說道：

「眞的是奇事，會有這麼多的事情，與這一二三數目字有關！」

鬼怪奮鬥夢

孤天鳳

城市之光　成語

眞與僞（二）

麥天雄的兒子麥國樑，本來在美國讀大學的，剛剛一個階段完了，便暫且停學，回來暫時主理公司事務。

這一天，正是麥國樑回來之日，在麥太安排下，黃昏便訂了這些酒席，讓麥國樑和這些高級職員見面。

十個職員先到了，不知新老世的脾氣如何，因此，個個的情緒都不自然，反而麥太和國樑母子出現時，却也輕輕鬆鬆。

席上，麥國樑坐在上手主位，母親坐在下手主位，而國樑左右兩個，是公司的最高級職員黃兆輝與劉文光。此時，既然太子要輕鬆，老闆娘說不談工作，本來可以輕鬆下來的，但十個職員，多少也有試性誠恐意，輕鬆不來。

第二天，麥國樑八時四十五分就回到公司去，推門而入時，一個抹玻璃門的雜役問：「先生，你找誰？」

麥國樑一怔，便立即明白了他不認識自己，隨口道：「找黃兆輝。」

「黃經理不會這麼早回來的，你坐下來等，還是轉頭再來？」

麥國樑道：「我等他好了。」

雜役放下了手邊工作，帶領麥國樑到公司接近門口的沒發坐下來道：「請看報紙。」他遞上了當天日報，便去繼續工作。

五分鐘後，職員一個接着一個回到公司來了，昨晚同飲食的十人，九時了，仍未見一個人回來。